

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爲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陽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爲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門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貺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宮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道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爲命不可不聽爲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目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憔悴其心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
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
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
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
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
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
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而彊爲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
名之域者皆僞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主

女集四

必假於名君子無惡於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
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
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
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
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
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聚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
之遜不若堯舜之僞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
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
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爲天下後世之所共
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構則名亦既有均在可議之

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
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
矣曾不若盜貨者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
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
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
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
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
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馱足聲色不可常翫
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譽規死後之餘榮僂僂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
解曰百年之生憂患所瘁陰陽寇其外嗜慾蠹其內無疆無
堅爲疾爲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
然之慮於斯頃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
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
豈甘心於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爲可樂是以競譽規榮
慎耳目惜是非僂僂遑遑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
日罹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旣不能內得於天
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纍梏何以異

哉莊子亦以此爲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違違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脫而趨當生之樂者爲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解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樸未散渾淪之質不雕於人偽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適然自得矣性於心爲體心於性爲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則能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不若游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爲近名之善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爲近刑之惡也故不爲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子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

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
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違死後
解曰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
異立同由是生死之同異昏擾而無辯矣楊朱欲齊生死之
變而一之故卽俗之所見以生爲異以死爲同要其終必歸
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殺亂於
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
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爲言者將祛世之重惑宜以狂
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爲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西 女集四

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
跡安得不同趨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是乃孔
子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
卸以放寡宗清貞之娛善之若此

解曰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嗜欲
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爲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
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爲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既有
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卸是亦
爲情欲之所役也放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

乎是以聖人緣督以爲經而不爲己甚也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解曰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爲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不窶是所以爲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爲逸身也蓋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離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爲己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解曰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懈於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

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解曰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欲言意之所欲行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乎得恣而肆之勿壅勿遏矣故老商許其內外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進矣所謂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亦若是而已非曰翫足於聲色嗅味以犯人理之所惡然後爲恣也能進此者是所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月之生亦足以爲養矣又奚以戚戚然久生爲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子曾西之所不爲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三歸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果蓏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其說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爲管晏之所爲也

管夷吾曰吾旣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

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裘裳繡文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願請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以星辰爲珠纒以萬物爲齋送則其所遇爲平往而不可哉

楊朱中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懼之而有兄曰公孫胡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備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備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語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所將者